



類說卷之十七

東軒雜記

依樣畫葫蘆

宣室鬼神之問茂陵封禪之書

澶淵之役

智將不如福將

三班奉職卑賤可知

丁晉公鶴相

家奴盜銀器

退位菩薩難做

見水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

夏鄭公詩

策后

寇萊公謚忠愍

四凶何事不量移

久闕中丞

丘良孫盜歐公文

講孟子親戚畔之

體量平常法

沮懷新法

放鄭聲不若遠佞人

畫流民圖

乞烹呂嘉問

夢靈芝宮

郭祥正薦荆公

作傳崑亭

巷議十篇

誰念王闢人老

鄧綰落職

失馬斷蛇

厚葬完軀薄葬碎骨

三十年老娘倒棚孩兒

大杯罰妓

獻范蠡游五湖圖

既云馬默豈容駟鳴

劉放謝表

揮毫之際餘醒猶在

精神如破貝州時

嘲口乞

措大眼孔小

薦決臀自代

太后臨白玉欄干賞牡丹

韓愈不曾如此合鬧

費孝先卦影

天生黑於予

呈身御史識面臺官

左氏失之誣論

汗淋學士

遇饑索飯食飽不拜

呂公講和啓

一生喫着不盡

顏魯公書如叉手並脚田舍漢

登溷詩

水星不甚得力

坤厚載物賦

諸婢各送半臂

君子喜食酸

雌甲辰小戊子

回客設供

馮道如諸佛菩薩

沂公筆錄

宰相賜茶

時服

河市樂

不赦姦賊

紫黑色屬猪人

宰相當用儒者

漢高祖田舍翁耳

集古目錄

道士罵老子

顏魯公惑神仙

羅池碑

景陽井銘

叔孫敖名饒

雷部中鬼

平泉草木記

陸鴻漸著書

阮客舊居詩

縣令新戒

元結好奇

蓮勺宮

柳宗元韓門罪人

鹿鶴銘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

柳書

張龍公

林下何曾見一人

明皇稱上清弟子

令狐綯設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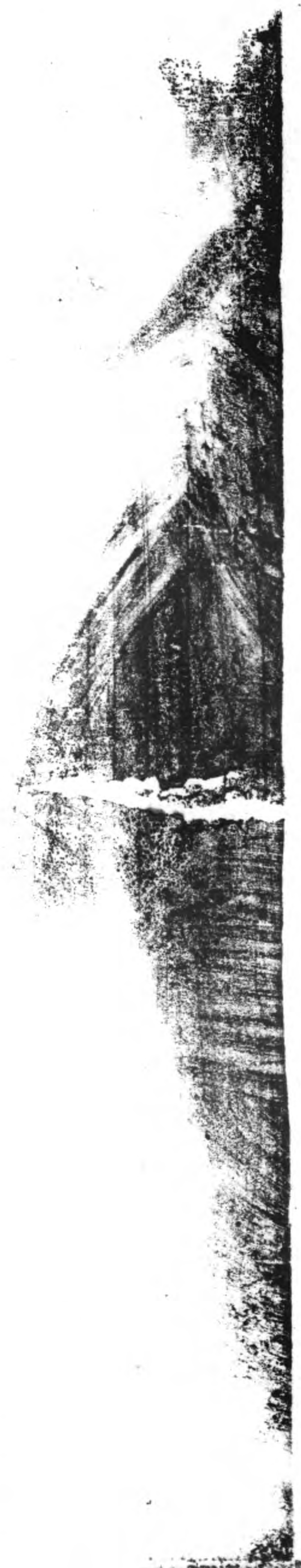
投龍文

白敏中碑

婦人書高氏一人

遺教經

類說目錄卷之十七



類說卷之十七

宋温陵曾

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東軒雜錄

依樣畫葫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
力實多微伺上旨大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
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
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

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宣室鬼神之問茂林封禪之書

王禹偁責守黃州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
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 真宗惟其
詞惠會州有二虎鬪而食其一占者云咎在
守臣乃移守蘄州勅下而禹偁已死矣

澶淵之役

惟寇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陳堯叟請幸
蜀王欽若請幸江南上以語萊公公曰何人

發此二謀宜斬以釁鼓然後北伐上遂決行
智將不如福將

真宗次澶淵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其賊後
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爲朕守魏
公曰智將不如福將王欽若福祿未艾宜以
爲守王公聞命茫然自失萊公酌大白飲之
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王
入魏戎虜滿地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
虜退召爲平章事

三班奉職卑賤可知

太宗欲周知天下事小臣皆得登對王禹偁上疏曰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未幾王以事責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國忌行香一人紫袍秉笏立殿側公意其官高欲與叙位其人曰某卽可知也公問其故曰嘗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官爲借職是卽可知也

丁晉公鶴相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卽奏有仙鶴盤舞及記東封事亦云仙鶴前導冠萊公判陝府坐山亭有烏鴉數十飛鳴公笑曰使丁謂見之當日爲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故好言仙鶴俱呼爲鶴相

家奴盜銀器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盜銀器數事于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爲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告公曰爾

類書 卷之十一
三
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
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
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三百千不
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退位菩薩難做

蘓易簡得受 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叅政
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閑冷之嘆贈僧詩
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
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疆仕而卒

世言躁進有夏候嘉正爲官卑平生好燒銀
常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
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
相嘆曰使我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

見水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

見上

夏鄭公詩

夏鄭公竦以父沒王事得三班差使携所業
投李文靖公沆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
之句明日袖詩進呈乞換一文資後舉制科

對策庭下有老宦者曰閱人多矣賢良它日必貴以吳綾手巾乞詩公題曰簾內袞衣明黼黻殿前旌旆動龍蛇縱橫筆掃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後罷樞府守南京作詩曰造化平分何大鈞腰間親佩玉麒麟南湖月夜栽桃李准擬睢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畧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

策后

真宗欲策后問叅政趙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爲后何如對曰出於側微不可毋儀天下上以告王欽若欽若曰陛下姑問安仁欲立何人上果以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可配聖主冀公曰臣知如此安仁嘗爲沈倫門客趙未幾罷叅政劉妃竟立卽明肅太后

寇萊公謚忠愍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太后漸預政寇

萊公遂欲廢后立仁宗奉真宗爲上皇而誅
丁謂曹利用等凡誥命盡使楊億爲之且將
舉事會萊公漏言於人晉公夜乘犢車往利
用家謀之入白太后指萊公爲反投海上其
事有類上官儀者以至章獻上仙仁宗下詔湔
滌其寃謚曰忠敗心謚億曰文制曰天禧之末
政漸中微能叶元臣力屏諸極
四凶何事不量移

丁晉公旣投朱崖下上表極言策立之功辨誣

神宗在春宮中孫思恭爲侍讀一日講孟子
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思恭泛引助順之事不及親戚畔之上曰微
子紂之諸父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
思恭駭服

體量常平法

常平法旣行同知諫院孫覺上言府界諸縣
往往抑犯上令覺同府界提點體量覺奏曰
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言者不責其

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以言語爲官又能
一一行之乎乞罷同體量指揮上怒其反覆
落職知廣德軍

沮壞新法

曾布爲三司使及論京師市易不便今呂嘉
問提舉市易差官四方買貨物禁客旅館中
自爲兼并非置市易本意呂惠卿以爲沮壞
新法布落職知饒州惠卿遂叅知政事
放鄭聲不若遠安人

王荆公初爲叅政因讀宴元獻小詞曰宰相
爲此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其
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爲館職亦在坐曰爲
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
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畫流民圖

熙寧之末東北大飢百姓流移選人鄭俠監
安上門畫流民圖及疏言時政之失俠坐流
竄中丞鄧綰知諫院鄧潤甫言秘閣校理王

安國獎成其言意在非毀其兄坐是放歸田里而卒天下奇才世共嘆惜

乞烹呂嘉問

熙寧十年京師旱樞密使王韶言卜式乞烹桑弘羊以致雨今市易剝民利十倍弘羊臣乞烹呂嘉問以謝天下且甘澤之可致也

夢靈芝宮

王安國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上宮殿甚盛笙簫大作題曰靈芝宮有人隔水止之曰

時未至且令去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爲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

王荆公當國

郭祥正知潯州武岡縣奏乞天下之計專聽安石處分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上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公曰捍闔無行上出其章公耻爲小人所薦極稱其不可用祥正遂致仕

作傳崑亭

李師中平日論議與荆公違戾李欲求合於舒州作傳崑亭以公嘗倅舒也吳孝宗對策力詆新法既而爲巷議十篇言閭巷皆議新法之善公尤薄其爲人

誰念玉關人老

蔡挺寶元以後歷邊任至熙寧初猶帥平涼因作樂歌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盛傳都下未幾召爲樞密副使

鄧綰落職

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人復爲諛媚以自安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殊禮待宰相子雱爲副樞諸弟皆爲兩制壻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綰一一如所戒而言上領之而已又薦其黨爲臺官遂落職知虢州制曰操心頗僻賊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

失馬斷蛇

曾魯公文章尤長四六曾布爲三司使論市
易被黜魯公有柬別之曰塞翁失馬今未足
悲楚相斷蛇後必有福

厚葬完軀薄葬碎骨

張侍中晏丞相俱葬陽翟盜發張墓得金寶
甚多遂完其棺揜其穴次發晏墓若有猛獸
嗥吼盜懼呼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譟之聲
盜又呼一人同入則寂然三盜曰丞相之神

盡於是矣及穿襯殊無所有盜恚以斧碎其
骨而出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不
可知如此

三十年老娘倒棚孩兒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相曰宜稍溫
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棚孩兒者
乎旣試果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棚孩兒
大杯罰妓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

醉挽妓衣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皆失色
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
罰妓人服其量

獻范蠡游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
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
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
節明年致仕

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劉攽性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題以教思無
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
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
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
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不法反得罪嘉問治事
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
字望之

劉攽謝表

劉攽王介同為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

其犯王上嫌名放謂不可爲諱因紛爭介以惡語侵放遂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放以爲議罪大輕遂大主判放謝表曰曠弩射的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揮毫之際餘醒尚在

曾布坐市事謫守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詆詞往見曾曰始欲繳詞又思啟釁如此不免同貶於公無益也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

公宅日當自知曾曰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翰林旦夕親密中秋赴宴公出妓賦詩翌日罷相宋草制詞頗極醜詆揮毫之際餘醒尚在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精神如破貝州時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沆王公堯臣爲叅政立儲事秘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潞公留守西赴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王禹玉詩云功業時高嘉

類說 卷之十一
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

嘲口吃

王汾口喫劉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同赴朝聞叫班聲汾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措大眼孔小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

不用蓋翰愛錢上曰苟用長者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財塞破屋子矣

薦决臀自代

攽與王介因舉人用畜生事全時雍子方爲開府官戲曰罪各當决臀十三攽曰吾已入文字云竊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太后臨白玉欄干賞牡丹

慈聖元憲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自言神術

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誑妄但斥去郴州蔡丞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

韓愈不曾如此合闢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曰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不曾如此合闢

費孝先卦影

嘉祐以來費孝先以卦影名天下應者甚多王平甫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邪
天生黑於予

呂惠卿語王荆公曰面有黥用園菱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曰園菱亦能去黑

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妾其如予何
呈身御史識面臺官

孫爲中薦入爲御史或問曰公未嘗與二人
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
豈求識面臺官

左氏失之誣論

歐陽文忠公初年隨州取解以落宮韻不收是
時左氏失之誣論公論甚悉有石言於宋神降
於華外蛇聞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之辨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
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遇饑索飯食飽不拜

章惇少善養身嘗云遇饑不相知處亦須索
飯若食飽時見爺亦不拜

呂公講和啓

呂惠卿服除王荆公居山以啓講和曰合乃
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始不自於人

爲又曰門牆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
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
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又云內省涼薄尚無
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某
官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踈宜於所同憎愛
融於不有冰炭之異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
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公答曰與公同心以
至異意皆國事耳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
助之則我何負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

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如何考
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
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於公尚何舊
惡足念然待盡山林趨舍異事相照以情不
若相忘之愈也
一生喫着不盡

王沂公會發解省試皆爲冠首翰林劉子儀
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
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顏魯公書如叉手並脚田舍漢

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以後變爲肥厚元和以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國初學建中妙絕一時行筆亦在於厚實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漢耳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湏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

水星不甚得力

段少連晚年與鄉老會飲少連通音律酒酣吹笛有老儒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坤厚載物賦

張沆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粵有大德

其名曰坤沉曰非講經之座王卽傳法之沙門

諸婢各送半臂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諸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嘗宴曲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冷而歸

君子喜食酸

王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醜酸得木性而上醜得水性而下也

雌甲辰小戊子

唐逸史載晉公與郎中庾威同甲辰生公戲曰郎中雌甲辰也程文惠公龐穎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也

回客設供

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滕知其異人口占詩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去有士人夏鈞過永州問何仙姑曰呂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至潭州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馮道如諸佛菩薩

王荆公於上前論馮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豈非純臣乎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變色

沂公筆錄

王曰

宰相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就狀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

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不改其制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國初范質王溥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則劄子面進取旨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親覽或至盱眙賜坐啜茶之禮遂廢固不暇於論道矣遂爲定制

時服

聖節端午冬初賜百官時服舊制也冬至自來服舊無所賜

河市樂

太祖朝始賜都尉高懷德以節鉞領睢陽性頗奢侈聲妓之妙冠於一時睢陽城外數里臨汴有橋居民煩黷娼優所聚高每令其妓女效鄙野之態以爲笑謂之河市樂不赦奸贓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奸贓事覺獄未具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贓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赦

將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
隳陛下赦哉上善其言而止

紫黑色屬猪人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遇一異人
云天下將太平真主已生或睹紫黑色屬
猪人果於救伐者姑善待之永德陰自求訪
及太祖勲位漸盛傾身親附至國初以舊恩
體貌富貴與佐命一等
宰相當用儒者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未多進用及
卜郊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執綏備顧問
占對詳敏他日上曰作宰相當用儒者盧果
大用

漢高祖田舍翁耳

丁謂在中書語同僚曰漢高何如主哉曰英
雄主也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
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死海宇無主天下自
歸之蓋隨波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

類言 卷之十七
三
曰古之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

集古目錄

歐陽脩

道士罵老子

徐彥伯撰國回神迹記玄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恠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僧尼得享豐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

寂寞此雖鄙語有足取也

顏魯公感神仙

顏真卿撰麻姑壇并堂記公忠豪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爲斯民患也深矣

羅池碑

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

景陽井銘

隋煬帝作景陽井銘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
銘文隱隱尚可讀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
叔孫敖名饒

漢叔孫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者
不知其名饒也

雷部中鬼

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
玉掌行火於人間

平泉草木記

李德裕作平泉草木記其遺戒有云壞一草
一木者非吾子孫

陸鴻漸著書

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卷江表四姓譜
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曆官記三卷湖
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阮客舊居詩

李陽水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

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不見名
氏蓋晉雲之隱者

縣令新戒

唐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
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

元結好奇

元結作悞臺銘又作 銘又作陽華岩銘結
好奇之士也所自居山水必自銘之惟恐不
奇文章亦然君子欲著不朽有諸其內而見

於外者必本於自然顏子蕭然陋巷名高萬
世得之自然結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勞矣

蓮勺宮

林華宮行鐙銘蓮勺宮銅博山槃銘皆漢五
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紀云因於蓮
勺宮中註云縣也不宜有宮蓋秦漢離宮別
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
柳宗元韓門罪人

柳宗元撰彌施和尚碑自唐以來言文章者

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其韓門之罪人也世人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
鹿鶴銘

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按潤州圖經云王羲之書然筆法不類羲之而類顏魯公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碑無年月疑前代有人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表碑云永壽二年涪

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

柳書

柳公權書高重婢子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鋸皆在蔡君謨曰陰符經序爲柳書之最精云善藏筆鋒與予之說正相反

張龍公

趙耕撰張龍公碑云君諱路斯隋初登第爲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公滿令歸每公出

自戊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
曰吾龍也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吾
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
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
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
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皆復爲龍

林下何曾見一人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傳以
爲佳語慶曆中許元待制爲發運得斯石於

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

明皇稱上清弟子

唐陽頌玄宗詔撰玄宗自稱曰上清弟子何
其竒哉佛之徒曰無生者是之謂也老之徒
不死是爲貪生

令狐絢設齋

唐令狐絢設齋爲文以語簡爲工嘗飯僧僧
判齋於佛前跪爐諦聽僧唱言曰令狐絢齋
佛知蓋從其短其父楚作白樓賦文無宅意

而至于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父子之性相反如此

按龍文

唐會昌按龍文武帝自稱承道繼玄照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

白敏中碑

唐畢誠撰白敏中碑其事與列傳多同而傳載曰敏中李德裕進用及德裕貶詆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傳中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

隋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如此

婦人書高氏一人

安公美故頌房妻高氏之書筆畫遒麗不類婦人余集錄亦已傳矣婦人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書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唐之武夫人役其楷書手筆字皆可愛余所錄如于順高駢下至

陳游懷等

今文儒之盛其書

楷可數者無三四人

遺教經

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誤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耳

類說卷之十七 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八

江南野錄

先王

月詩

邊羅漢

甲兵三十萬

彼有人馬未可圖也

諸軍名

此措大兒語

政事僕射

赤軍子

改豫章為南都

李後主詩

後主好佛

千懇萬端飢寒二字

畫山水圖詩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登臺望雨

紙鳶上詩

好青峭數峯

夢白衣婦人

韓熙載不敢阻興

卷軸何多艾氣

服木忌桃李

大器不可力致

湘山野錄

胡旦絕句

十議

喜朝京闕詩

早梅詩

保全成資

丁晉公謝啓

度撰

梨號五臟刀斧

袁安卧雪圖

丁寇二公留題

試經

講節卦

混沌道士

門生獻三策

呂申公薦陳文惠

大人已曾上聞

乞賜監書

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退傳游春

河南驛記

奕棋避六宮之惑

主皮之議何如

無地起樓臺相公

陝西竊盜未獲

三僕將相才器

天子何謂官家

赤洪崖打白洪崖

麻衣道者

要錢準備納青苗

束帛之義

造鐘清涼寺

孫思邈請僧誦法華經

蟹賦

泥金雙帶寫詩

紫微怕小星

譏陳烈詩

磷火

自然堪下疾何必更殘陽

掖庭嬪御出家

紫微失却張君房

雲齋野錄

小由基

煉水銀法

洛陽花酒一時來

江神也世情

渡淮遇風詩

猥藁

白苧吟

類說卷之十八

宋温陵曾 造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江南野錄

先主

名昇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楊行密專居淮南大將徐温出師濠上見先主携歸以為已

子遂冒徐姓名知誥

政事僕射

類說

卷之十八

一

吳主委政先王遷左僕射顏綱振舉遠邇樂
推呼爲政事僕射遂受吳禪奉吳主爲讓皇
義父溫爲武皇改元昇文復姓李氏

月詩

園丘之際太史奏月延二刻時上旬月當三
更而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初有禪代
之志忽半夜寺僧撞鐘滿城皆驚旦將斬之
云夜來倡得月詩曰徐徐東海北漸漸出天
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王喜而釋之

又天祐中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
氏之望鯉姓也天時人事相符如此

赤軍子

嗣王璟字伯玉嗣位改元保大是年處州妖
賊作亂皆絳衣號赤軍子

邊羅漢

鼎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鎬棄城走鎬柔懦酷
喜釋氏爲將惟務全活人號邊羅漢後克潭
州至是弱而無斷唯事齋施人號邊和尚

甲兵三十萬

世宗卽位嗣主遣孫忌奉表稱藩旣而背約世宗問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三十萬未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過十數郡何見欺也忌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

改豫章爲南都

宋齊丘旣死彗孛孛見斗牛之分嗣主議遷都

豫章以避之改豫章爲南都旣至常不自安宴百僚於殿上忽見宋齊丘自陛而進遂得疾而殂識者謂信讒害賢良之故

彼有人馬未可圖也

後主名昱字重光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獵馬嘆曰彼有人馬未可圖也軋德二年始用鐵錢以十當銅錢之一是歲國亡

諸軍名

顏悅

卷之十八

七

初先王之世均量民田以莫科賦家出一卒
號爲義師又於客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
嗣主許諸郡民競渡每端午較其殿寂勝者
加以銀盃謂之打標至是盡蒐爲卒謂之凌
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壻謂之義男軍又募
豪民自備緡帛軍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
軍王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被凱者謂
之排門軍

李後主詩

王師旣入建業後主已下登舟赴闕舟中泣
下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
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投
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
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
此措大兒語耳

初後主違旨拒命嘗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
躬擐戎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取寶自焚太
祖聞之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

志至是果然

後主好佛

後主酷信浮圖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
誦佛書拜跪頓顙爲瘤贅親爲桑門削作廁
簡自試之腮頰少有滯滯者再爲治之其手
不收學佛握印而行建康中僧至萬餘僧
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
刑北朝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之
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世朝夕與論六根四

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號曰小長老又說令
廣施利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嫌
其大奢乃云陛下不讀華嚴安知佛富貴自
是兵機守禦皆弛財用益竭又於牛頭山大
起蘭若聚徒千衆日暮設齋無非珍饌一日
食之不盡明日再具謂之折倒時以爲讖王
師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千懇萬端饑寒二字

宋齊丘說先主以虛懷待士立延賓亭招納

賢豪孫忌韓熙載等皆爲之用嗣主左右侍
從皆東宮白面少年熙載等多肆排毀以先
朝老臣終不爲少主所用齊丘乞歸九華舊
居賜號九華先生齊丘天才縱逸凡建碑碣
皆自爲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
塞其鼻曰其詞穢且臭齊丘昔嘗著啓云至
于千懇萬端只爲飢寒二字

畫山水圖詩

先王移鎮金陵沈彬有詩名知先王欲取楊

氏因獻親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
怕山河整頓難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孫魴有詩名李建勳先匿魴齋中候沈彬至
問魴詩如何彬曰非有國風雅頌之體實得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魴時出曰田舍翁無乃
太過乎彬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
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作而何魴題金
山寺詩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曰親天多剩

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夢驚濤濺佛身
誑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登臺望雨

李家明滑稽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鍾山雨
曰其勢卽至矣家明日雨雖必來不敢入城
懼陛下重稅嗣主遂令權務降半而征又見
牛卧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上一絕句
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闕背
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

紙鳶上詩

宋齊丘止生一子輒死哀慟不已李家明作
大紙鳶上書云欲與唐祚革強吳盡是先主
設計謨一個孩兒拚不得讓王千古合何如
乘風度至齊丘第遂絕其縷令墜齊丘見之
慚感而止

好青峭數峯

嗣主幸南都時旣劃江舟楫多行南岸北望
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峯李家明日龍舟輕颭

類詩 卷之十八
錦帆風正值宸游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
影斜不過壽杯中嗣主慚俛首而過
大器不可力致

陳度兩策科名皆非正榜嘗曰吾必使子孫
雪之耳及其子九思舉進士亦以老榜君子
曰大器不可以力致盛名不可以強取

卷軸何多艾氣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自賦
詩五首旦示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

餘篇時輩罕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譎
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燻之俟來嗔曰
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晚年奉貢入梁京絕
知舊題壁云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
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
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窓下和
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京中舊居處桃
臉蛾眉笑出門爭向門前擁將去又云僕本
江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

類詩 卷之十一
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
南有人憶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曰
江南地產羅綺故耳時皆不喻熙載去乃悟
追之不及

服木忌桃李

韓熙載後遷中書侍郎赴宴見園子裹紅抹
額引數十宮妃皆名色乃嘆曰此職也好以
中書侍郎兼之熙載少嘗服木忌桃李後主
內宴俱賜侍臣熙載不得已遂食數顆至

夕瀉出十數朮人長寸餘而卒

夢白衣婦人

盧絳感疾夢白衣婦人曰子當食 卽愈妾
乃歌玉真歌曰清風明月夜深時箕箒盧郎
恨尚遲它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
後主師渡江執送絳至梁門孟家陂果見白
衣婦人因嘆曰昔夢驗矣死何恨玉真姓耿
氏夫死與婦人之子通與絳同場斬焉

不敢阻興真熙載

自高密奔江淮先主大加進擢後主卽位頗疑北人往往賜死熙載懼禍肆情坦率破財貨售樂妓以百數月俸至散與妓女一無所有旣而不能給遂衣敝縷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隨房歌舞求焉以足日膳旦暮不禁其出入竊與諸生淫雜熙載過之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其客有詩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着衣裳時謂

北齊徐之才無以過之月入不供遂表後主曰家無盈日之儲野乏百金之產仲尼蔬食平仲胛肩亦未之如也今商飈已至寒色漸加挾纒授衣未知何以後主批云熙載咄咄意要出錢支分破除廣引妓路如云臨川一使幣帛輕怯措大無失也且日俸五十餘千謂之不足則竭國家之產不過養得百十個措大爾乃賜內庫綿絹充時服自是多不赴朝爲左右所彈分司南都上表乞住曰諸佛

慈悲常容悔過宣尼聖哲亦許自新臣無橫
草之功有滔天之罪羸形雖在壯節全消滿
船稚子嬰兒盡室行啼坐哭勁風孤燭病身
那得長存萬水千山回首不堪永訣後主又
批云旣無遷善之心遂掇自貽之咎表陳悔
過覽之愴然可得許本職在闕下

湘山野錄

吳僧文瑩

胡旦絕句

夏英公竦鎮襄陽胡秘監旦喪明居喪性多

狷竦公昔常師焉特一見之一日謂公曰讀
書乎曰郡事無暇時爲絕句胡曰試誦之
公曰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灘畔使君家空
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

十議

真宗詔种放至以韋布長揖宰執楊大年詩
曰不把一言禪萬乘抵义雙手揖三公上召
億曰卿安知無一言禪朕乎出皂囊十軸
書乃放所奏也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

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
臣當負荆謝之

喜朝闕詩

楊大年年一十一舉神童至闕 叅政李至
令賦喜朝京闕詩有云七閩波渺邈雙闕氣
峇峩曉登雲外嶺夜度月中潮斷句云願秉
清忠節終身立聖朝

早梅詩

王沂公會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

有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
上開文穆曰此生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
皆然

保全成資

陳亞知潤州無治狀浙憲馬卿尋欲按之馬
至因觴于甘露寺閣至醉憲曰將注子滿酌
郎中處陳驚謝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保全
而去大幸也

丁晉公謝啓

類記 卷之十一
丁晉公貶崖州權臣實有力焉後召還光州
致任權臣出鎮許田丁致謝云三十年門館
遊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荷生成
度撰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文 公神道碑石
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堂大咲
梨號五臟刀斧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因
聞茅屋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
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
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
蓋離別戕伐胃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
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

袁安卧雪圖

丁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取家藏袁安卧
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筆凡經十四守
雖極愛之不敢輒取偶一帥竊去易以蘆鴈
後王琪君玉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

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盡難尋卧
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
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坐隅

丁寇二公留題

潤州甘露寺有酌泉寇萊公南遷過之題曰
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
晉公又過題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范諷帥
湖南留詩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
南行烟嵐翠鑱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試經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
時一童誦不通音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
不知裏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郡官大笑

講節卦

皇祐中待制王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
有慎言語節飲食王以語朴仁宗問賈魏公
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公曰在君子言之則
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

類言 卷之十八
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須慎命
令節宴樂上大喜

混沌道士

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遊無定姓名
自曰混沌或曰真無自御極不復見上已祓
禊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別來喜安否亟見之
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還得幾多對
曰在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
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後或見宿於

大鳥巢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
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粲上心方喜俄
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
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尹卽太宗也延入
大寢酌酒對飲悉屏宮官但遙見燭影下太
宗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更鼓
雪已數寸帝引柱斧丑角截雪顧太宗曰好
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
留宿禁中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

矣太宗授遺詔樞前卽位近臣環玉展以瞻
聖體五色温瑩如出湯沐

門生獻三策

寇萊公罷相移鎮長安情況牢落忽天書降
於乾祐縣或傳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公
從之士論譏惜未幾再入相有門生日某有
三策一曰莫若稱疾求外郡消禍第二期觀
日便以軋祐之事露誠奏少救生平公直之
名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

行

呂申公薦陳文惠

呂申公累求致仕仁宗問何人可代公曰無
如陳堯佐者上然之遂拜相後文憲公極懷
引薦之德因撰一詞携觴歌之曰二社良辰
千家庭院翩翩又睹雙歸燕鳳凰巢穩許爲
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盡
梁輕拂歌塵散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情重
珠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應

曰莫言調鼎事無功老於崑廊醞籍不減頃
爲吳江詩曰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
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又
湖州碧瀾堂詩苕溪清淺雪溪斜碧玉光寒
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魚笛隔蘆花
夫人已曾上聞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爲事矯恠居京師北郊
一日種葫荑俗傳須主人口誦猥語則茂退
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

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
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或談話則曰宜
撒胡荑一處

乞賜監書

胡旦大監喪明歲久忽奏乞入見真宗許之
王沂公曰此老利吻若對必妄許時政因奏
曰胡旦瞽廢日久蹈舞失容乞送中書問求
見之因旦甚感之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
之禮列拜旦長揖而坐沂公問曰疾近日如

何胡曰近亦稍減見相公參政只可三二分
來問其所來堅乞引對既傳聖語但言襄陽
無書乞賜一監公曰此必可得急奏奉聖旨
依奏乞見宜不允
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
曰何祇書朱雀門湏着之字安用普曰語助
太祖曰之乎也者助得甚事

退傳游春

退傳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輿出南薰抵暮
言宜秋而入闈兵捧門牌請官位公書一絕
曰閑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湏苦見猜八十
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河南驛記

錢思公鎮洛僚屬皆一時俊彥時河南創大
驛命謝希深尹師魯歐永叔各撰一記希深
之文近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
十餘字歐公未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

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師魯曰
歐九真一日千里也

奕棊避六宮之惑

太宗喜奕棊諫臣乞竄待詔賈玄於南州
者言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壅過萬
機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主皮之議何如

真宗欲擇臣僚中善弓矢美容儀者伴虜使
射弓時兼備者惟陳康肅堯咨可上謂翰林

學士晏殊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節鉞卿可
諭之康肅母尚在堂陳曰當白老母不敢專
輒母怒撻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
爲名臣汝欲叨竊厚祿於門戶忍乎上以
寸紙細書問晏曰主皮之議如何小璫誤送
中書大臣謊然不諭次日稟奏上笑而遷就
曰朕不曉此一句經義因問卿等上黜其璫
於前省

無地起樓臺相公

寇萊公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
嘗爲異僧好游佛舍與僧談空歷富貴四十
年無田宅園邸在大名自出試進士題云公
儀休拔園葵賦霍將軍辭治第詩此其志也
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虜
使入大名問曰莫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否
陝西竊盜未獲

康宅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
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
耳遭時得告老于家當天下一事之辰可
謂太平幸民也石叅政立曰只有陝西一夥
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三僕將相才器

太宗八子真宗第三封壽王詔一異僧徧相
諸王僧已見七王惟壽王未起僧奏曰徧覲
諸邸皆不及壽王上曰卿未見安知之僧曰
適見三僕立於門皆將相才器其僕旣爾主
可知矣三僕張相耆楊相崇勳部大尉承祐

也

天子何謂官家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量無敵
飲則詔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
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仲容曰蔣
濟萬機論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
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真所謂君臣千載
遇也李曰忠孝一生心

赤洪崖打白洪崖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積折簡貸金五
環積新婿富室懼公見撓故爲此耳公答曰
欺天倅福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百青
蚨兩家缺赤洪崖打白洪崖或謂其時已有
朱崖之識矣

麻衣道者

錢文禧公若水少謁陳希夷求相陳邀入山
齋地爐中見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錢揖之
僧微開目而已良久陳問曰如何僧擺頭曰

無此等骨後見希夷曰吾始見子神貌清粹
謂子可學神仙而此僧言子無仙骨作貴公
卿耳錢曰其僧何人耶陳曰麻衣道者
要錢准備納青苗

撫人饒竦者熙寧中下第以詩見王荆公曰
飛還垂翅下青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
田都賣却要錢准備納青苗竦與劉相冲之
有素時知衡州竦謁之公不悅其來竦亟曰
其小幹不敢潛過一見而去公問所缺曰並

無但乏好酒遂贈一擔鞭馬而行竦至耒陽
密覘其令不謹遽謁之二云太守致意兵厨雙
壺奉贈請具書謝之令不疑其誑亟戒刻木
醵金贈之後數日劉得書駭笑又嘗下第去
京芘巨商厚貸以免征稅自撰除目一紙皆
大除拜凡過關通謁遽曰還聞近日差除否
某前數日臨出京錄得之仕人無不願見既
而曰下第小生敝舟雖無一物敢煩公吏一
檢其人曰何煩如是言訖飄然而去凡藉此

大有所獲

束帛之義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值平年各賜束帛時胡日瞽廢在州公依赦旨送縑十疋胡笑曰傳語舍人何寡簡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諸儒所解束帛彋彋責于丘園之義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君束修得十挺卽脯一束也束帛則卷爲二端五疋表王有屈折於隱淪之道也

造鐘清涼寺

江南李氏時有一民死而復蘇云至冥司見先王役土木甚嚴民大駭曰王何至此耶王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大鐘吾受苦則暫休或爲吾能造一鐘尤善後王造鐘清涼寺鑄云追薦烈祖孝皇帝脫幽出厄

孫思邈請僧講法華經

成都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於蜀亦

不能害忽一山僕至云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引待過溪嶺數重烟嵐中一山居僕曰先生病起晚請誦至寶塔品願見報欲一聽之至時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以藤盤竹著秣飯一盂杞菊數甌無鹽酪美若甘露得襯錢一鑲僕送出路口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大駭僕失去三日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襯資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

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歲矣後隱不見蟹賦

僕射嚴續初以位高寡學爲世所鄙江文蔚作蟹賦譏之有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雌黃每失而相照胷中戈甲常聚衆以橫行續以韓熙載有才名請撰其父墓碑欲苟稱譽取信於人厚贈金寶并一歌姬熙載旣成文無點墨及續事業續求改竄熙載悉還所贈止寫一絕於泥金雙帶曰風柳吹花無

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
宅年蓬島音聲斷
留取尊前舊舞衣

泥金雙帶寫詩

見上

紫微垣小星

祖宗居潛日與趙普遊
長安市忽值陳希夷
曰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學究同席希夷
睥睨韓王曰也得既入酒舍韓王足痺爭席
左陳怒曰紫微垣一小星輒據吾上可乎
斥之使居席右

譏陳烈詩

蔡君謨守福唐召李邁陳烈飯于後圃時暮
春酤酒郡人嬉遊籍妓因喏而過公留之佐
酒舉歌一拍烈驚駭越墻攀木而遁李賦詩
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
盡樓沽酒處幾多鳴櫓越潮歸晴來海色依
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
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之過也

燐火

顛說

卷之十八

七

僧錄贊寧博物王禹稱徐鉉嘗就學焉柳開
守維揚後圃遇陰雨卽青炎睽起觸近則散
寧曰此燐火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
爲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劍乃古戰地也因
贈詩曰空門今日見張華
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

真宗國郵凡禱蔭子弟有當齋挽之職者若
齋郎止侍齋祭若挽郎至有執紼娶者王沂
公在中書翰林承旨李繼連日請中堂求免

其子挽鐸之役公戲曰昨日并今日齋郎又
挽郎繼曰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殘陽不數日
丁遂出繼而南遷符下泪之讖

掖庭嬪御出家

申國長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
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詩云盡
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
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軸錦
梵聲才學悞梁塵從茲艷質歸空後湘浦應

無解佩人

紫微失却張君房

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作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謂种放也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雲齋廣錄

李獻民撰

小由基

陳文惠公堯佐與弟堯叟俱位至宰相弟堯咨尤精弧矢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馬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路當衝要將迎迨無虛日然弓矢無衆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裨補國家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百夫之役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煉水銀法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常與一術者遊病

篤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
 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囊中一為
 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呼而告之取其方并白
 金授之封識宛然

洛陽花酒一時來

陳文惠公退居鄭下時張相士遜判西京嘗
 以姚黃魏紫及酒遺之公答詩曰有花無酒
 頭慵舉有酒無化服倦而正向西園念蕭索
 洛陽花酒一時來

江神也世情

馮叅政京慶曆中鄆州以鄉薦至大江風濤
 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名魁南省廷試復第一
 受恩還鄂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
 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渡淮遇風詩

唐介渡淮中流遇風舟人甚恐公吟曰聖宋
 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一風
 波日暮舟濟岸眾乃欣然公足其詩曰云舟

類詩 卷之七
楫顛危甚，鼃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魚歌。

猥藁

景祐五年，宋郊初名天下，稱二宋。以比二陸，初蜀日有詩三百，自名猥。嘗有詩云：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後竟不入二府而薨。

白苧吟

王彥澤少以白苧行五

厭歡樂多請

看雲間日，議者曰

矣。日之西入

光景無多意

詩

小永



